

世界文学名著译丛
高长荣译文集



〔德〕雷马克 著

凯旋门

中国文联出版社



1. 7. 1. 45

06-2

凯旋门

(德)雷马克 著
高长荣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京)新登字 172 号

凯 旋 门

〔德〕雷马克 著

高长荣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保定市大丰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372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300 册

※

ISBN 7-5059-2083-9

I. 1462

定价:13.5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恋爱与复仇为主要情节的巨作。反法西斯的德国医生雷维克，在纳粹集中营里受尽酷刑，侥幸逃出，流亡到了巴黎。一个茫茫的黑夜里，他在巴黎塞纳河畔，邂逅了一个同样流离失所的女人琼恩·玛朵。境遇相同，彼此相爱。不久，雷维克又在巴黎街头突然发现德国秘密警察哈克，这人曾在集中营里杀害过雷维克的妻子希比尔。于是，为了消灭纳粹党徒、报仇雪恨，雷维克用尽一切办法，追踪哈克。他作好了随时献身的准备，并忍痛放弃心爱的情人琼恩·玛朵。最后，雷维克经过不断的侦察，凭借自己的勇敢、果决和机智，半夜里在森林中杀死法西斯刽子手哈克，报了仇。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情人琼恩·玛朵也遭到枪杀。随即，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宣战”声中，在一个朦胧的黑夜里，一辆大旧车又把雷维克和其他流亡者经过凯旋门前，送往法国集中营……

小说谱出了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曲缠绵悱恻，感人肺腑的悲歌，描述了猖獗一时的法西斯主义给人们带来的种种苦难，表达了对贫苦人民和底层妇女的深厚同情；写作技巧高超，心理刻画深刻，内容丰富，场面广阔，富于哲理，诗情浓郁，情节紧张动人，语言机警凝炼，确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名著。

—

一个女人突然朝雷维克走来。她走得挺快，踉踉跄跄，有点古怪。快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才发现了她。这女人面孔苍白，颧骨挺高，双颊深陷，两眼相距较宽。那死板的面孔看上去简直象一副假面具。在路灯的亮光下，她的眼睛露出呆滞、空虚的神情，因此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女人跟他擦身走过，险些儿撞倒了他。他马上伸出手去抓住她的胳膊；她颠簸了一下，他赶忙扶住她，要不，她就倒下去了。

他紧紧抓住她的胳膊，过了片刻才问：“你到哪儿去？”

女人盯着他，低声说：“让我走！”

雷维克没有回答，仍然牢牢地抓住她的胳膊。

“让我走！”女人勉强动了动嘴唇。

雷维克觉得，她根本没有理会他。她只是望着迷茫的黑夜。他仿佛是一件东西；这东西挡住了她，她就对它说：“让开我！”

雷维克立即看出，她并不是一个娼妓，也没喝醉酒。这会儿，他把她的胳膊抓得不那么紧了。她很容易挣脱，但她并没有这样做。雷维克等了半晌。“这样黑的夜，又是在这样时刻的巴黎，你自个儿究竟要上哪儿去？”他平静地重问了一下，就松

开她的胳臂。

女人依然默不吭声。但她也不往前走了。仿佛一旦停下步来，就再也不能动弹。

雷维克倚着石桥的栏杆，双手扶在满是孔穴的石头上，感到湿渍渍的。“大概是到下面去吧？”他回过头，俯视着下面的塞纳河。在朦朦胧胧、闪烁不定的微光中，塞纳河朝着阿尔玛桥的阴影里不息地流动。

女人还是没有回答。

“十一月的天气冷得太早啦，”雷维克说。“实在太冷啦。”

他掏出一包香烟，又在衣袋里摸索火柴。一看小盒里还只剩下两根，就小心翼翼地俯下头去，双手遮住火舌，以防河上的轻风把它吹灭。

“也给我一支吧。”女人用几乎听不清的嗓音说。

雷维克抬起头，把一包香烟递给她，说：“阿尔及利亚的。外国军用的黑烟草。对你说来，这也许太呛一点了吧。可我没有别的香烟。”

女人摇摇头，拿了一支。雷维克给她递上燃着的火柴。她急不可耐地猛吸起来，雷维克把火柴往栏杆外面一扔，它就犹如一颗小小的流星穿过黑暗，掉向水面，熄灭了。

一辆出租汽车缓缓地驶过石桥。司机停了车，望了望他们，等了一会，才又踩动加速器，沿着湿漉漉、黑蒙蒙的乔治五世路驰去。

雷维克忽然感到疲乏。他工作了一整天，睡不着觉，所以出来喝酒。可是此刻，在这阴冷的深夜里，他突然觉得困乏极了。

他盯着这个女人。他干嘛让她停留在这儿呢？她有点儿蹊

晓，这是很显然的。但这跟他有什么相干？有点儿蹊跷的女人，他已经见得够多了，特别是在夜晚，尤其是在巴黎。现在，他对这种人根本无动于衷，他需要的只是几个小时的酣睡。

“回家吧，”他说，“深更半夜，你在街上干什么？只会遇到麻烦。”

他把外套领子翻了起来，准备走开。女人瞅着他，仿佛不理解似的。“家？”她重复一遍。

雷维克耸了耸肩。“回家。回到你的公寓去，回到你的旅馆去，回到你不管叫做什么的地方去。你大概不想让警察抓去吧？”

“回到旅馆去？我的天！”女人说。

雷维克站住。他想，又是一个不知何处去的人。这是他能预料到的。这是常有的事。夜里，她们不知道往哪儿去，就跟你搞在一起；可是第二天清早，没等你醒来，她们又走掉了。那时，她们就知道该上哪儿去啦。这是司空见惯的下贱勾当，是跟黑夜一起出现，并且在黑夜里干的。他把烟蒂扔掉。自个儿仿佛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又似乎明白到了厌恶的程度。

“走吧，咱们到哪儿去喝点酒。”

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然后，他可以付了帐就走，她也可以决定自己的去处。

女人踌躇不决，含糊地动了一下。雷维克又抓住她的胳膊，问道：“疲倦吗？”

“不知道。我想是。”

“太困了，反而睡不着吧？”

她点点头。

“那是可能的。来，我扶着你走。”

他们走上马索路。雷维克感到这女人往他身上贴得很紧；她

之所以倚着他，似乎并不是因为太困，而是因为快要倒下去了，没有依靠不行。

他们穿过塞尔维亚比埃一世大街。在齐洛特路十字路口后面，有一条横街；远处，细雨鹑鹑的天际，隐约现出凯旋门的硕大黑影。

一家地下酒店的窄门那儿，露出微弱的灯光。雷维克用手指了指那个地方，说：“咱们在这儿还能搞到一点吃的。”

这是汽车司机经常光顾的一片小酒店。此刻正有几个出租汽车司机和两个妓女坐在里面。司机们在玩纸牌。两个妓女在喝苦艾酒。她们晃眼瞭了一下进来的女人，就又漠然地掉过头去。年岁较大的一个妓女大声地打了个呵欠；另一个妓女却无精打采地动手修饰她的面容。背后，一个长着耗子脸、倦色毕露的杂役，正把锯屑撒在周围，开始打扫地板。雷维克和那个女人在门边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这儿比较方便，他更容易离开。没等脱掉外套，就问：“你想喝什么呢？”

“不知道，随便什么都行。”

“两杯苹果白兰地，”雷维克向一个身穿衬衫、卷着袖子的侍者说，“一包吉士牌香烟。

“没有这种牌子的，”侍者说，“只有法国烟。”

“那就来一包劳伦斯绿包吧。”

“绿包的也没有，只有蓝包的。”

雷维克望着侍者的胳膊，上面刺了一个漫步云端的裸体女人。侍者发现雷维克在看他，便攥紧拳头，让肌肉鼓胀起来。云端的女人淫荡地扭动开她的肚子。

“好吧，就来蓝包的。”

侍者咧嘴笑了笑，说：“兴许我们还留着一包绿的呢。”随即就无精打采地走了。

雷维克目送他走开，说：“这侍者脚上穿着红色拖鞋，胳膊上还刺了个印度舞女！一定在土耳其海军里服务过。”

女人把两只手放在桌上。这么一放，似乎再也不想把它们抬起来了。这双手曾细心保养过，但作用不大，没有保养得很好。雷维克发现，那右手中指的指甲已经裂开，裂开之后似乎又没有锉齐。有些地方，指甲油已经不见了。

侍者送来两杯酒、一包烟。

“劳伦斯绿包，总算找到了一包。”

“我想你会找到的。你在海军里服务过吗？”

“不。在马戏团。”

“也不坏。”雷维克把一杯酒递给女人。“喏，喝吧。在这种时刻，这是最好的东西了。也许你想喝咖啡吧？”

“不。”

“那就把这杯酒立刻喝干。”

女人点了点头。把酒一饮而尽。雷维克仔细地观察她。她那苍白的脸上几乎毫无表情。嘴唇丰润，失却血色，轮廓模糊。只有头发挺美——天生的、光彩照人的金发。戴一顶巴斯克人^①的扁圆帽，雨衣里面是一件缝制合身的蓝衣裳。一看就是一位高超的裁缝的手艺；手上的绿宝石戒指，由于宝石过大，反倒不象真的了。

“你想再喝一杯吗？”雷维克问。

她点点头。

^① 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的古老民族

他招呼侍者。“再来两杯苹果白兰地。要大一点的杯子。”

“大一点的杯子？杯里的酒也多一些吗？”

“是的。”

“那就是两杯加倍的苹果白兰地了。”

“你猜中啦。”

雷维克决定赶紧喝完就走。他既厌烦，又很困倦。一般说来，对这类事是有耐心的。他过了四十多年风云变幻的生活。象这类情况，实在太熟悉了。他在巴黎住过许多年，夜晚一睡不着觉，就走上街头——所见所闻于是也多了。

侍者把酒送上。雷维克端起一杯香气扑鼻的苹果白兰地，小心地放在女人面前。“这一杯也喝了吧。它没有多大作用，但能暖暖你的身子。不管怎样，别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世上的一切事没有那么不得了的。”

女人望着他，没有喝酒。

“真的是这样，”雷维克说，“尤其在夜晚。黑夜把一切都夸大了。”

女人依然盯着他。“你不必安慰我。。”她说。

“那就更好了。”

雷维克环顾四周，寻找侍者。他已经喝够了。他了解这一类人物，心想，这也许是个俄国人。象她这样的人，刚一坐下来，身上还是湿漉漉的，立刻变得很傲慢。

“你是俄国人吗？”他问。

“不。”

雷维克付了帐，立起身来道别。女人也跟着站了起来。显得平静、自然。雷维克迟疑不决地望着她。好吧，他想，到了外边我就离开她。

下开雨了。雷维克停在门前，问道：“你往哪儿去呢？”他决定采取相反的方向。

“不知道。哪儿都行。”

“可——你住在哪儿呢？”

女人猛然扭过身来。“我不能到那儿去！不，不！我不能那么办！我不去那儿！”

突然，她的眼里充满了恐怖。雷维克想，她大概吵了架，发生一场口角，就跑出来了。明天晌午她想通了，就会回家去的。

“你有可以去找的人吗？有熟人吗？你可以从小酒店里给他们打个电话。”

“不，一个也没有。”

“可你总得有个去处。你没有钱开个房间吗？”

“有钱。”

“那就到旅馆去吧。小街上有许多旅馆。”

女人没有回答。

“你总得有个地方去，”雷维克急躁地说。“你不能呆地街上淋雨嘛。”

女人拉了拉雨衣，让它更紧地裹住自己。“你说得对，”她说，仿佛突然拿定了主意。“你说得完全对。谢谢。你不必再替我操心了。我会去找个安身之处的。谢谢你。”她用一只手把外套的领子拉在一起。“各方面都感谢你。”她带着痛苦的神情瞥了雷维克一眼，苦笑了一下。然后，迈着无声的脚步，毫不迟疑地走进鹧鹑细雨中去了。

雷维克呆呆地站了一会。“真是活见鬼！”他惶惑而犹豫地嘟哝了一声。自己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瞧，那痛苦的微笑，绝望的神色，空寂的街头，漆黑的夜晚。他知道的只有一点：不

能让这女人自个儿冒雨而去。看来，这女人突然变成了一个迷路孩子。

他尾随在她后面。“跟我一块儿走吧，”他生硬地说。“我给你找个地方。”

他们到了艾杜瓦尔广场。在灰蒙蒙的雨雾中，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这时雨雾更稠了，再也瞧不见从广场分岔开去的那些街道。能够看见的只有那个大广场，还有那疏疏落落的街灯发出的微光；巨大的石拱门隐没在雨雾之中，仿佛支撑着阴霾的天空，庇护着下面无名英雄墓上那盏惨淡孤寂的灯。在黑夜和寂寥中，这座无名英雄墓看来象是人类最后的墓穴。

他们穿过广场。雷维克走得很快；他疲乏已极，什么也不想了。在他身后。他听见那个女人息息瑟瑟的轻微的脚步声。她低着头，双手插在雨衣口袋里，随着他疾步前进。

广场上。夜阑人静。他忽然奇怪地觉得，她暂时是属于他的了。他对她一无所知；对他来说，她不过是一个陌生人，就象他在其他地方遇见的陌生人一样；然而奇怪的是，或许还是这种邂逅相遇比千言万语和长时间的结识更使她跟他接近了。

雷维克所住的小旅馆，是在泰勒广场背后瓦格雷姆路旁边的小街上。这是一座相当破旧的房子，只有一件东西是新的：门上的招牌——“国际旅馆。”

他揪了揪门铃。“还有空房间吗？”他问一个开门的小厮。

小厮睡眠惺忪地望了望他，最后才含糊地说：“掌柜不在。”

“那我知道。我问你还有没有空房间。”

小厮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他看见雷维克带来一个女人，却不明雷维克为什么还要一个房间。根据他的经验，这就失去

了带女人住旅馆的意义。“老板娘已经睡着了。要是我叫醒她，她准会向我发火。”说着，他使劲搔了搔身子。

“好吧。我们自个儿去看。”

雷维克给了小厮一点儿小费，就取了自己的钥匙，走上楼去。女人跟在他后面。他在打开自己的房门之前，察看了一个邻室的门。隔壁门前没有鞋子。^①他在门上笃笃敲了两个。无人答应。又小心地转了转门把手。门是锁着的。“这个房间昨天还是空的，”他喃喃地说，“咱们从另一面试试。老板娘大概担心臭虫溜掉，所以把门锁上了。”

他打开自己的房间，指着一个红色马鬃沙发说：“坐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又打开那扇紧挨着窄阳台的大窗户，爬过联接构架，到了毗连的阳台上，想把那儿的门打开，可这扇门也是锁上的。只好失望地爬回来。“没有用。我没法在这儿为你弄到一个房间了。”

女人在沙发角上坐下。“我可以在这儿坐一会儿吗？”

雷维克仔细地看了看她。她那起皱的脸上露出疲惫的神色。好象再也站不起来了。“你可以呆在这儿。”他说。

“只是一会儿功夫……”

“还可以在这儿睡。这是最便当的办法。”

女人似乎并没有听见他的话。机械式地慢慢转过头来。你本来应当让我呆在街上。现在，你想，我不能够……”

“我根本不那么想。你可以留在这儿睡。对你来说。这是最

^① 按照欧洲旅馆的习惯，客人往往在睡觉前把皮鞋放在门外，以便侍役拿去擦刷。“门前没有鞋子”表明房间里没有人。

好的办法。一切等明天再说。”

女人望着他，说：“我不想……”

“我的天，”雷维克说，“你压根儿不会妨碍我的。有些人无处可去，留在这儿过夜，这已不是头一遭了。这是难民歇宿的旅馆。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有。你睡床，我睡沙发。我是睡惯了沙发的。”

“不，不，我就呆在这儿。我只要坐在这儿就行了。”

“好吧，随你的便。”

雷维克脱掉外套，把它挂在钩子上。接着，从床上拿来一条毛毯和一个枕垫，将一把椅子挪近沙发。随后，又从浴室里取来一件浴衣，把它放在椅背上。“这就是，”他说，“我能够给你的全部东西。如果你愿意，还可穿上睡衣裤。你可以在那边的抽屉里找到一套。我不再打扰你了。现在你就去洗澡。我在这儿干点事。”

女人摇了摇头。

雷维克站在她面前。“脱掉你的外套吧，”他说，“淋得太湿啦。你的帽子也给我吧。”

她把外套和帽子都给了他。他就把枕垫放在沙发角落上。“这儿是枕头。这边用椅子挡上，你睡着了就不会掉下来。”他又把椅子挪得离沙发更近。“现在脱下你的鞋子！准湿透了。这样很容易着凉。”他脱掉她的鞋子，从抽屉里拿出一双短毛袜，匆匆给她穿上。“现在，这就好一些了。苦中寻乐嘛。这是老兵的格言。”

“谢谢，”女人说，“谢谢。”

雷维克走进浴室，扭开龙头，水哗哗地冲进盆里。他解掉领带，漫不经心地照了照镜子。深陷的眼窝里，两只专注的眼

睛，狭长的面孔显得十分疲乏；只有那双眼睛使面部显得有点儿生气；嘴唇软搭搭的，人中也显得模糊；右眼上方，头发遮住的地方，有一道长长的锯齿形疤痕。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真该死！”一瞬间，他把什么都忘记了。生活中确有这种忘却一切的时候。那个女人依然坐在隔壁的房间里。

“我就来。”他大声说。

“你受惊了吗？”他向女人问了一声，接着拿起耳机：“什么？嗯，好。是的——当然——立刻，嗯——行——是的。哪儿？好，我立刻就去。又热又浓的咖啡——好的——”

他小心地放下耳机，在沙发的靠臂上坐了一会。“我得去。马上就去。”

女人立即站了起来。身子有点儿晃荡，连忙倚着椅子。

“不，不——”看见她这种规矩老实的样子，雷维克一下子受到感动。“你可以呆在这儿。去睡觉吧。我得去一两个小时，究竟多久还不好说。你就留在这儿吧。”他穿上外套，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立刻又抛开了。这女人不会做贼的，她不是那种人。他相信这一点。何况他也没有多少东西让她偷。

他已经走到门边的时候，女人问道：“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不行，你就呆在这儿，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想睡觉就上床，那边还有科涅克酒。^①睡觉吧——”

他转过身去。“别关灯。”女人突然急促地说。

雷维克从门把手上缩回手来。“害怕吗？”他问。

她点点头。

^① 法国科涅克产的白兰地酒

他指着钥匙说：“我一走，你就把门锁上。但不要把钥匙留在锁孔里。楼下还有一把。我可以用它来开门。”

她摇了摇头。“那倒不必。就请你把灯开着。”

“知道！”雷维克目光炯炯地盯着她。“我不会关灯的。让它亮着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有时候，我也这样。”

在槐树路的拐角上，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劳里斯登路。快！”

出租汽车拐了个U字形的弯儿，开进卡诺特路，然后驶上福熙路。穿过大军路的时候，一辆双座小汽车从右边朝出租汽车疾驶而来。要不是路面湿润、平滑，两部汽车准会相撞。只见那辆双座汽车滑到街心、猝然刹住，刚好擦过出租汽车的水箱，象旋转木马似地转了个圈。这是一辆雷诺牌小汽车，驾驶的人戴着眼镜和黑色圆顶硬礼帽。那张气得发白的面孔，每到拐弯处都让人看得很显眼。小汽车随即停住，对面，街道尽头，象哈得斯^①的大门似的，矗立着凯旋门——看上去象只绿色小甲虫，背上吓人地伸出一个苍白的标帜，直刺黑夜的天空。

出租汽车司机掉过头来，说：“你见过这样的事吗？”

“见过。”雷维克说。

“瞧他戴的那顶帽子！戴那种帽子的人，为什么夜间总把车开得那么快？”

“他有超车行驶权嘛。大路上开车，你干嘛指责他？”

“他当然没错。那也正是我指责他的原因。”

“要是他错了，那你怎么办？”

^① 希腊神话中主宰阴间的冥王。此处指“地狱”。

“我同样要指责他。”

“你似乎把现实生活看得太简单了。”

“如果看得复杂一些，我就不会这样责备人家了，”司机一面解释，一面让汽车驶上福熙路。“也不会那么大惊小怪。你明白吗？”

“不。十字路口，应当把车开得慢一些。”

“我也打算这么办。道路实在滑得要命。可是，如果你不想听听我的回答，为哈还要问我呢？”

“可我现在不愿再听了，因为我太累，”雷维克不耐烦地说。“夜也太深了。再说，你得知道，咱们都是风中的火星。把车继续往前开吧。”

“那是另一回事，”司机表示出某种敬意，伸手触了触帽子。“我懂。”

“请问，”雷维克怀疑地问道，“你是俄国人吗？”

“不。但我等候顾客的时候，见得可多啦。”

雷维克心想：今天光跟俄国人打交道，实在倒霉！他把头往后一靠，又寻思起来：咖啡。热腾腾的黑咖啡。但愿他们准备得多一些。我的手一定要十分稳。否则，维伯尔又要向我发火了。但我干得好的。他放下汽车的玻璃窗，不慌不忙地深深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

二

小小的手术室，灯光明亮，犹如白昼，看上去活象一个很卫生的屠宰房。几支污水桶里漂着鲜血浸透的棉花；绷带和棉